

在台湾观阿美族歌舞

□尤凤伟

想想“没心没肺”的目标只是“下次发工资”的阿美人，或许从他们那里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活在当下，从容些，悠着来。

“花莲。不是莲花，是花莲。”当旅游车沿太平洋海岸驶近台湾花莲市时，姓官的女导游不乏幽默地介绍说。与刚走过的台北、台中、台南及高雄相比，花莲是个不甚起眼的地方，大家并不抱太大期望值，在此打个站而已。

在花莲吃过晚饭，天已经黑了。大家还要回房间休息，“官导”(我们这么叫她)有些得意洋洋地宣布，因大家表现出色(指购物)，她刚刚与公司做了沟通，老总同意今晚再增加一个感受当地土著文化的项目：观看花莲阿美族歌舞演出。话音刚落，车里立即发出一阵欢呼声。经过几天紧张而辛劳的游览后，大家渴望能看到一场“东洋景”以放松身心。

汽车就向郊外驶去，去处阿美村尚隐于神秘莫测的黑暗中。官导不失时机地介绍起阿美族的概况来：阿美是台湾东部的原住民族，至今尚属母系社会，女人当家。相传其祖先于九百多年前，因火山爆发，乘竹筏随海流登陆花莲，该族笃信天地，追寻自然，祭奠极多，且男女能歌善舞，在生活中演化出很多美妙的舞姿。

当我们进入剧场时演出已经开始。节目是歌舞，赤足的十男十女在伴唱中热烈地蹦跳，男的上身赤裸，头上的羽帽上插着印第安人式样的羽毛；女的着红衣黄裙，头戴华丽的花冠，场面颇像去年在海南所见的瑶族歌舞，只是后者的舞台简陋且露天，而这里却是一个堪称豪华的圆屋顶剧场，一个装饰着茅屋树木及雕像的小舞台连接着下面的大舞台，小舞台上是一男一女引吭高歌，无休无止，演员则在大舞台上随歌起舞，气氛十



分热烈。异样情调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观者很容易被感染。

就这么节目一个接一个地演出，令人忘我地沉浸其中，我尚能记起的节目有《打猎舞》、《婚礼舞》、《阿美勇士舞》以及最后与观众互动的《大家来跳舞》，其中奔放搞怪的“阿公背阿婆”则将整场演出推向高潮，令每一个观者不由得神清气爽，不亦乐乎。

演出一直进行到深夜。在感觉上时间很短暂，一晃而过。

回宾馆的路上，尽职尽责的“官导”又讲述起阿美歌舞团的一些趣事来。说大家今天能看上这场歌舞，是赶巧剧团还没发工资。有人不解问：演出与不发工资有什么关系呢？官导笑笑说，要发了工资，演出便停，人散光，特别是男孩子一齐去喝酒寻乐去了。什么时候花花光，什么时候回来再“重打锣鼓另开张”，投入工作，又期待着下一回发工资的日子。“官导”的话让大家觉得煞是可乐，也包括我。

然而，在乐过之后，我的

心却不由受到深深的触动，我想，阿美人这种颇有“搞笑”意味，用我们的话说是“不过日子”、“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态度，固然有些“不靠谱”、“不正常”，而我们呢？其“精于计算”、“长远规划”、“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是不是又偏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了呢？从一开始工作便想着如何攒钱买车买房，想着攒钱娶妻生子，甚至想着养老，一想想一辈子。固然，在当今社会，人们之从长计较的所望所求不能说没有合理的成分，特别是那些艰难度日的普通百姓是想潇洒也潇洒不起来的，正如那句“钱不是万能的，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事物一旦超过了界限就成了另外一种样子，人们要过好日子，可什么样的日子算得上好日子？过上了好日子又想要更好的日子，“饽饽往肉里滚”，“芝麻开花节节高”，“大目标”将人的欲望彻底激发出来，而如若不受法律与道义规范与约束，欲望这只“魔兽”便会迫人忘乎所以踏上歪门邪道，现实中所有的罪孽可以说全

部与欲望有关：诈骗、盗窃、走私贩毒、杀人越货。当然，还有永不满足的官员贪腐，一捞再捞，即使捞到手多少个亿，朝子子孙后代活上十辈子仍不罢手。岂不知，在追富求财的大洪流中，社会的道德水准急剧滑坡、坍塌。人的“人性”也在悄然发生变化，由善变恶，从而与人类千百年恪守的美好传统渐行渐远，如人世间最重要的亲情、友情与爱情变得一文不值。为利益，夫妻反目、兄弟绝情、各顾娘俩对簿公堂的事，生活中屡屡发生，金钱让人变得冷血，成了孤家寡人。在这里要问一句的是，在这种无休止的以泯灭功德与人性为代价的现代博弈中，你享受到了真正的轻松与快乐吗？

想想“没心没肺”的目标只是“下次发工资”的阿美人，或许从他们那里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活在当下，从容些，悠着来。山高岁月长。如若到台湾旅游，你不妨到花莲看一场阿美族歌舞，开心地笑一笑，以舒缓我们那颗紧缩、沉重的心。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碎碎念

金莲小履寄深情

□孙登勇

如果姥姥还健在的话，再过一个月就九十五岁了，按年代，她应是被缠裹成“三寸金莲”的最后一代女性。

据考，女人缠裹三寸金莲，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因后唐皇帝李煜沉迷酒色声乐而兴，因明清文人骚客欣赏而盛，是封建时代的悲哀“风景”。

我最不能忘记的，是和妻结婚后的第一个星期天。牛郎织女两地分居的我们渴望着团聚，好不容易熬到了周末，下班之后，骑上那辆飞鸽牌自行车，一路狂奔，往七十多里路外的家中赶去。到妻子工作的医院时，早已繁星满天，家家户户沉浸在安谧之中。

匆匆吃过晚饭后，我不止一次暗示该休息了，不知是姥姥没有听出弦外之音，还是没和我这个新女婿唠够，或是好看的电视节目吸引了她，反正我越是心急火燎，她那儿越是稳如磐石，丝毫没有动弹之意，直到电视打出再见的字幕，她依然坐着不动。我不得不催促说：“明天再唠！”

这次，姥姥终于明白了我的意思，从沙发上站起身，十分麻利地脱去外套，见我愣在那儿没动，她重新又坐下了。就这样僵持了一小会儿，姥姥再次站起身，笨拙地挪着小脚，摇摇晃晃地走起了“鸭步舞”。实在没办法的妻子，不得不红着脸提醒她，姥姥这才磨磨蹭蹭地走向隔壁的房间。

后来我才知道，我上班以后，姥姥一直和妻子睡在一起。

的确，三岁时来到姥姥家的妻子，一直被视作掌上明珠，在老人家的眼里，真有点捧在手中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没有亲生孩子的姥姥，是娇宠着妻子把她养大的……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我们结婚半年多了。为报答姥姥的养育之恩，星期天回家时，我牺牲中午吃饭、休息的时间，终于找到了一件被压了很长时间的货底子——一双小脚鞋。见有人要买这件陈货，售货员兴奋地递过来，那表情仿佛生怕我中途变卦，夸赞说：“这小脚鞋已成稀罕物了，是正宗的羊毛毡。”

姥姥把那鞋拿在手中左看看右瞧瞧，就是舍不得往脚上穿，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后来，听家里人讲，那双鞋子可把姥姥的心给收买了，姥姥逢人就高兴地说：“这鞋是俺勇给买的，那小子可鬼了，拿在手里不给，老是叫我猜。”

共同生活的时间久了，和姥姥之间也不是没有磕磕碰碰，一辈子生活节俭惯了的姥姥，做饭舍不得放米，炒菜舍不得放油，即使切好的蔬菜，她也舍不得全部放到锅里来炒，哪怕存到下顿饭时倒掉，她也坚持这样做。嘴里还经常絮絮叨叨，一个劲儿唠叨年轻人不会过日子。

有一次，一个熟人来家里做客。由于姥姥舍不得放油，红彤彤的花生米愣是给炒成了小“黑鸭毛”。我和妻子刚结婚，家里的储备本来就不多，再想换样菜都来不及，左右为难，甩着两手没办法的我，气得想哭，又忍不住好笑。

最让我感动的，是姥姥在弥留之际将妻子上学时获得的各式各样的奖状、奖品，写字用过的橡皮、铅笔头，学画用过的草稿纸等，叫人从她过去谁也不能碰的箱子里拿出来，亲手交给了妻子。这是她珍藏了三十多年的宝贝，也是一位老人一生的期盼。

妻子也的确没让老人家失望，是那些年她就读的学校唯一一位考入中专学校的应届毕业生。要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能考上中专，还挺难的。何况当时不到十五岁的妻子，由于起得太早，竟在考场上睡着了。“要不是这样，俺红考得更好。”那种拖着长腔的自豪，只有姥姥自己能真正体会。

现在我终于明白，妻子是姥姥一生的骄傲，是一位孤独老人全部的希望，所以，她才会偶尔有一些怪异的举动，因为真正的爱是无法用语言准确描绘的。

名家言

乳汁临沂



□张世勳

我曾经写过很多篇以沂蒙红嫂为题材的诗作，“沂蒙红嫂”是我心中的一座丰碑，多少年我寻访她们的足迹，探究她们的精神，歌颂她们的品格。红嫂，在过往的那段血与火的岁月，一如划过夜空的流星，喷射一道亮色，也如寒雪中的腊梅，摇曳出片片温情。当1938年身居延安安桥儿沟的毛泽东把手指向地图上沂蒙山区这个地方的时候，这片地域便被伟人拉入了中国革命的重要进程之中，成为一粒左右棋局的重要棋子。这方土地上的人民也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波澜壮阔的洪流，中流击水，激起绚烂的浪花，以人民群众甚至普通妇女的身份登

上了历史的舞台。

喂奶，虽然是一个母亲的职责，可是当需要我们的母亲为一场战争喂奶的时候，这场人间的哺育便变得不再普通，它俨然成为和平女神在为一方反侵略战争输入能量，是用神圣的乳汁抚平战争的创伤。感谢作家刘知侠，他为英雄的母亲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红嫂。否则，我们还能有什么更简洁的称谓，去表达我们心中的崇敬？但也正是因为有了“红嫂”这两个字，她们的真实姓名隐没在了岁月之中。

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沿着史料的细微指向，陷身于沂蒙腹地的山山水水。战争年代，沂蒙山区的女性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次：首先是沂蒙母亲，以沂南县东辛庄的王换于大娘为代表。当我1986年第一次与老人见面的时候，老人不停挥动的手掌，仿佛仍翻卷着历史的风云。对她来说，徐向前、罗荣桓、陈毅三位元帅先后在她家办公的场景，掩埋被敌人枪杀的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和他妻子陈若克时的悲伤、救护大众日报社工作人员毕铁华时的紧急、抚养罗荣桓的女儿罗琳等几十个革命者后

代的艰难，冒着生命危险保存山东战工会机密文件的传奇，所有这些，一定恍然如昨、历历在目。她也成了我任制片主任的8集电视报告剧《思源——沂蒙故事》中的女主人公之一。老人在101岁时驾鹤西去。

然后是嫂子辈，红嫂，以沂南县马牧池乡横河村的明德英为代表。她曾掩护过因突围受伤的山东纵队军医处年仅13岁的卫生员庄新民，从此谱写了一个沂蒙妇女与一个上海小战士长达54年的绵绵情怀。现在普遍认定用乳汁救伤员的红嫂就是她。其实调查中可以发现，用乳汁救伤员的红嫂绝不止她一个，抗日战争时有过，解放战争时也有过。或许是一个女人即使敢于把胸襟敞开，也是只能做、不便说的缘故，除明德英外无人公开承认。但明德英的哑语，却是明明白白地比划出了喂奶的全过程。

再是姐妹辈，以“沂蒙六姐妹”为代表。张玉梅、伊廷珍、杨桂英、伊淑英、姬贞兰、公方莲，这是蒙阴县野店镇烟庄村的一群小媳妇大姑娘。她们在莱芜战役、淮海战役，特别是孟良崮战役期间，在村干

部和民兵都上了前线，的情况下，主动挑起村里拥军支前重担，组织全村老幼，为部队当向导、送弹药、送粮草、烙煎饼、洗军衣、做军鞋、护理伤病员。

最后是广大的沂蒙优秀妇女。那时，沂蒙哪座山头没发生过战斗，哪个村庄没出现过烈士？她们一口饭做军粮，一块布做军装，一个儿子送战场。

沂河是临沂的母亲河。当我在沂河边坐下来，默默凝望着这条千万年不倦流淌的河流，想象着从徂徕山撤下来的队伍如何跨过这条河，八路军一一五师的队伍如何跨过这条河，八路军山东纵队如何跨过这条河，沂蒙支队如何跨过这条河，还有在两岸展开的临沂阻击战。沂河它胸怀宽广地容纳着昔日所有的辉煌和一切过往的岁月，大爱无私地滋润着两岸庄稼，哺育出了沂蒙人正直善良、纯朴坚韧、忠诚奉献的品格。这清澈的河水不就是母亲的乳汁吗？如果非要在“临沂”前面加个词语的话，我愿意叫它：乳汁临沂。

(本文作者为知名作家，出版作品有《情到深处》、《心雨》、《落叶飞花》等)